

诗 / 酒 / 乐 / 天 / 真

王守国

刘海鹰 编



SHI JIU LE TIAN ZHEN SHI JIU LE TIAN ZHEN

酒：有灵魂的水。
奇妙无穷的万花筒。
酒文化：物质与精神杂交。
俗与雅并存。美与丑浑融。
英华荟萃，精彩纷呈。
一册在手，妙谛尽知。

王守国 刘海鹰 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诗酒乐天真



10017137

诗 酒 乐 天 真

王守国 刘海鹰 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省文化厅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5印张 402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348—0622—4/G·146 定价：6.9元

序

酒，这是极平常的，人们司空见惯的东西。天下到处都是它的舞台。世上随处都有它的身影。天皇贵胄，黎民百姓，将帅兵员，武夫走卒，文人雅士，农夫百作，都同它有不解之缘。或独酌，或聚饮，或佐餐，或品尝，或迎送，或酬客，或战阵，或祭祀，或释忧，或畅欢，无它则不成戏。

酒，又是何等奇妙的东西。

我年青不会饮酒时读杜甫的《饮中八仙歌》，直被八位风流饮者的速写画所惊呆。暗想酒的力量真如魔鬼！

喝醉酒的贺知章骑马的姿态就象乘船一样摇来晃去，醉眼迷茫，跌进井里竟会在井里熟睡不醒。

唐玄宗的侄子汝阳王李琎看到酒车就流口水，恨不得把封地迁到酒泉，常常是饮酒三斗才上朝拜见天子。

左丞相李适之宴集宾客日费万钱，豪饮的酒量有如鲸鱼吞吐百川之水。

大名士崔宗之少年豪饮的形象我印象特深：“举觞白眼望青

天”，旁若无人，心中眼中只有酒。酒醉后更美了：“皎如玉树临风前”。

另一位名士苏晋虽然耽禅斋戒，但终于受不住酒的诱惑，往往是“酒”胜“佛”，只好“醉中爱逃禅”了。

当然最奇伟的要数旷世酒仙李白。杜甫的四句诗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中：“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确是“饮酒至上”论者，“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需倾三百杯”虽不必当真，但其精神追求可信。

另一可与李白比肩的酒仙是草圣张旭。如李白的诗创作与酒关系极密切一样，张旭的书法艺术也与酒醉相连：“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最后一位是布衣焦遂，喝酒五斗后方有醉意，那时他更显得神情卓异，高谈阔论，语惊四座。

这一首饮酒诗成了我的酒意识萌动的形象的启蒙课本。而日后思量起来，它所涵盖的文化意义简直如一册巨书。

酒，确实太过奇妙了。

它是物质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的标记；又是精神文化，是人类精神发展和滋养的源泉和媒介。

它是雅文化，人类拿它敬鬼神祭天地悼先祖慰亡灵，贡献给社稷国家民族；又是俗文化，广泛地作为人际之间交往、交流、交通的实用性很强的表达手段。可以说，它是俗的雅文化，雅的俗文化。

它是一种饮料，或者叫做象征性的食品，因而能够满足人们饥渴的生理需要；又是一种具有精神潜能的物质产品，它迎合人的心理需要，既能够作为心灵的寄托物，凭借物，替代物，渲泄情绪，安慰心灵，激发情感，消解忧愁，又能燃起本能的烈焰，引发非理性的风暴，决开无意识的堤防，造成欲望横流，成为理

性的叛逆者，社会的破坏物。因此，似乎又可以说，它是物质形态的精神产品。

酒处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连结点上。酒文化在整个文化系统中处于多层次多侧面的联系之中，对于酒文化的探究，必然是对整个文化的探究。酒文化和人的关系极为密切。酒的特征及其功能价值简直可以看作人的象征，善恶兼具功罪并存，既是复杂的组合，也是矛盾的统一，一柄分不开的双刃剑。对酒的探究，实质上就是对人自身的探究。

正因为此，对酒的研究史几乎与酒的制造史一样悠久，而且一直成为极具魅力的课题。且不说从科学技术的角度，仅只是敏感的作为社会的感觉器官的文艺家们把对酒的极为丰富的潜能的体验纳入人生境遇的感悟，融入生命活动的系统，甚至成为人的生命方式，就展示了极为瑰丽多采的景象。而从文化学的角度社会学的角度人类学的角度对酒的研究，更是留下了斑斓丰富的成果。

我的这些认识与阅读这部《诗酒乐天真》——酒文化的煌煌大观很有关系。

王守国同志专攻文学，敏锐快捷，又十分注意拓宽视野，不囿于专业视界，由文学而涉足文化学，很快做出成绩，前不久完成了《酒文化中的中国人》一书，颇受好评，现在他又与人合作，编成了这部内容非常丰富、材料非常珍贵、很有学术价值和审美价值的《诗酒乐天真》。作为本书的第一位读者，我非常高兴地向酒的爱好者与酒文化的研究者，酒的生产者、销售者推荐此书，并很乐意为之作序。愿它带给你新的知识和新的天地。

孙荪 1990年元月于郑州

前 言

酒的历史是那样漫长，以至于打开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第一页就能嗅到它的芬芳；酒的作用是那样广泛，以至于放眼现实生活方方面面，随时随地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纵向来看，酒文化史与华夏文明史同步发展；横向来看，酒文化与政治、军事、哲学、艺术、民俗、情感、思维、个性、时代风尚、民族文化特征等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研究中国文化不应忽视酒文化的历史存在。随着文化研究的蓬勃兴起和日趋深入，酒文化的研究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

一

作为一种独特的物质文化，酒的产生和发展与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原始社会里，我们的祖先巢栖穴居，主要以野果裹腹。野果中含有能够发酵的糖类，在酵母菌的作用下，可以产生一种具有香甜味的液体，这就是最早出现的天然果酒。“山猿造酒”的古代传说正是建立在这种天然果酒的基础之上的。

随着农业文明的出现，谷物酿酒开始取代了天然果酒，这标志着酒已经开始作为人类创造的物质出现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已经有了自觉的饮酒需求（这也可以说作是人类精神生活的萌芽）。从考古工作者发掘的许多酿酒和饮酒的器具中可以推知，大约在五千年前的龙山文化的早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了谷

物酿酒的划时代创造。到了商代，酿酒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曲蘖开始开现。“蘖”是用发芽的谷物所制成的酿酒发酵剂，用这种糖化剂所酿成的酒叫作“醴”。“醴”是一种甜酒。曲是主要以含淀粉的谷物为原料的培养微生物的载体，在其中培养着丰富的菌类，以曲酿酒能同时起到糖化和酒化的作用，把谷物酿酒的两个步骤——糖化和发酵结合到了一起。这不仅说明我国的酿酒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而且也为我国后来独特的酿酒方法——曲酒法和固态发酵法奠定了基础。

西周以后，随着铁器的发明和应用，农业生产有了质的飞跃，酿酒业随之发展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独立手工业部门，甚至出现了不少名酒。这不仅可以从《诗经》、《楚辞》的有关描写以及“酒正”、“酒人”、“郁人”、“浆人”等酒官的出现中得到印证，而且可以从严厉禁酒的《酒诰》中得到反证——若非酿酒、饮酒已经蔚然成风甚至泛滥成灾，何必要制订那么一部杀气腾腾的法典去禁止呢？

秦汉以后的漫长岁月里，酿酒技术代有发展，日趋完善，酒的产量、品种也日渐增多。西汉对酿酒的关键材料——曲，特别重视，扬雄《方言》一书记载的地方名曲就达八种之多，而且还出现了饼状曲。这是制曲技术的一大发展，因为饼曲更利于根霉、毛霉、酵母的繁殖。西晋时人们发现酒有医病的作用，就把一些药用植物加入酒中，药酒开始出现，嵇含的《南方草木状》对此有详细记述。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一部“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乐，靡不毕书”的记述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的百科全书，第七卷集中论述了制曲酿酒的技术和原理，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酿酒工艺学。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制曲各节中有用酒的滤液作酿造的技术。这不仅意味着中国人认识到了微生物在发酵中的作用，而且认识到了微生物所产生的酶的作用，与国外在1897年才发现磨碎的酵母菌滤液能使糖类发酵相比，整

整早了一千三百多年。宋代朱翼中的《北山酒经》，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干酵”的制作方法。后来，红曲霉又得以发现和应用，使得我国酒的风味更加丰富多彩。

白酒的诞生是酿酒技术获得重大突破的标志。我国的白酒生产大约开始于八百年前的宋金时代。白酒生产的关键是掌握科学的蒸馏方法。1975年河北青龙县出土了一套金代铜制烧（蒸）酒锅，经有关部门进行蒸酒试验和鉴定，确认为金代所制，年代最晚不迟于金世宗大定年间（公元1096——1189），这为确定白酒生产的肇始年代提供了确证。

当历史的车轮驶向20世纪80年代，高科技的浪潮更使得酒的王国群芳争艳，千姿百态，酒厂数以千万计，名酒数以千百计，酒的芳香洒进了千家万户，飘遍了天南地北。根据商业上的传统分类，酒大致可分为七类：白酒、啤酒、黄酒、葡萄酒、果酒、露酒、药酒。白酒可分为清香型、浓香型、酱香型、米香型、其他香型五种。黄酒可分为绍兴酒、红曲黄酒、黍米黄酒、吉林清酒四种。啤酒可分为低浓度、中浓度、高浓度三种。葡萄酒可分为红葡萄酒、白葡萄酒两种。果酒、露酒、药酒目前尚无系统的分类标准。

二

作为一种独特的精神文化，酒的作用异常广泛。首先，它影响了中国的艺术。艺术强调直觉顿悟的非逻辑思维，心地澄明的空灵境界，揽古今于须臾、罗四海于咫尺的丰富想象，烈焰腾空般的热烈和春蚕吐丝般的真诚，与酒有着天然的联系。倘若没了酒的烛照，中国艺术的熠熠光辉也许会逊色不少；倘若没了艺术的拂慰，中国酒文化的动人风采也许会消弱几分。中国是诗的国土，中国艺术史中的重要一章是属于诗尤其是抒情诗的。在艺术的诸门类中，诗与酒特别的情深意笃。从三千年前的第一部诗歌

总集《诗经》，到当代诗人郭小川的《祝酒歌》，艾青的《酒》，余光中的《梦李白》等，从他们诗作的字里行间，随时都能闻到扑鼻的酒香。清人陈声暨在《病酒吟》中说“听说诗人都解饮”，并非夸张。

小说与酒也是近邻，来往频繁。《三国演义》中，写了刘备、关羽、张飞宴桃园三结义，关羽温酒斩华雄、单刀赴会，曹操大宴铜雀台、煮酒论英雄。《水浒传》中写了吴用智取生辰纲，武松醉打孔亮、醉打蒋门神、醉杀白额虎，鲁智深醉杀镇关西、醉闹五台山，宋江醉酒题反诗，林冲酒后杀陆安侯，统治者鸩酒毒死宋江、李逵等起义领袖。《西游记》中，写了孙悟空痛饮蟠桃宴。《镜花缘》中，写了武则天醉酒呈淫威。《金瓶梅》与《红楼梦》中，写了诸多的日常宴会；《老残游记》中，借酒虚构故事；《三言》、《二拍》中，有不少作品与酒有涉；形形色色的侠义小说中，更是时时有“酒助英雄胆”的描绘。当代作家中，蒋子龙的《酒仙》、乔典运的《乡醉》都是因酒而成篇的。

戏剧与酒并不陌生，舞台上时时可嗅到酒的芬芳。《西厢记》中“赖婚”与“长亭送别”两出，酒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长生殿》的七夕盟誓缘酒而发；《十五贯》的戏剧情节因酒而成。以酒为中心内容的剧本也时可见之：关汉卿的《单刀会》，高文秀的《好酒赵元遇上皇》，《杜牧之诗酒扬州梦》，王九思的《杜子美沽酒游春记》，朱有炖的《卓文君私奔相如》，杨景贤的《柳暗花明诗酒玩江楼》，孙仁孺的《醉乡记》，现代戏中有《贵妃醉酒》、《白奶奶醉酒》等。

散文中，王勃酒中挥毫写成《滕王阁序》，欧阳修颓然而醉有《醉翁亭记》，苏轼饮酒达旦而有《前赤壁赋》。书法中，蔡邕以“醉龙”名世，王羲之酒中而有《兰亭集序》，张旭沉醉而成草圣。丹青中，吴道子“每一挥毫，必须酣饮”，唐伯虎酒酣作

画，皆入神品，郑板桥非饮酒至酣不为人作画。

其次，它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情趣。纵向来看，不同时代的不同的审美情趣，可以在不同时代的饮酒风习中得到反映：先秦之饮尚阳刚，尚力量，如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壮士之饮，专诸一诺千金的豪侠之饮，樊哙怒发冲冠的英雄之饮，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还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雄壮之饮，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的慷慨之饮，都和以大为美，以力为美的时代风尚相一致。魏晋之饮尚放达，尚狂诞，尚自由，如阮籍之饮、刘伶之饮，这与魏晋时代的礼法的束缚与人的精神觉醒的尖锐冲突不无关系。前者从反面刺激，后者从正面催发。唐代之饮多奋发向上的恢宏气度，如边塞诗人之饮、李白之饮；宋代之饮多参悟人生的淡淡感伤，如苏轼之饮、黄庭坚之饮。这都是时代精神的曲折映象。

横向来看，不同阶级（层）、不同个人的审美情趣也可以在饮酒方式中找到印痕：侠客之饮尚豪，如荆轲、专诸之饮；英雄之饮尚勇，如关羽之饮、岳飞之饮、武松之饮；政治家之饮尚智，如曹参、陈平之饮，曹操、刘备之饮，赵匡胤、宋元璋之饮；文人之饮尚雅，如强调饮酒对象的高雅，环境的典雅，时令的幽雅，氛围的清雅，酒令的文雅；大众之饮尚兴，大碗喝酒，不拘形式。至于不同个人的审美情趣，如李白的豪放飘逸与杜甫的沉郁顿挫，苏轼的机智幽默与陆游的慷慨激昂，同一个人不同时期的审美情趣，如白居易前期的兼济天下、后期的独善其身，李清照前期的天真烂漫、后期的苍凉沉痛等等，也无不毕现于杯酒之中。

第三，它影响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酒在中国文化中，还经常被当作一种人生态度来认同。文人雅士、骚人墨客之饮虽然比较文雅，但文雅的背后依旧隐藏着世俗的目的：享受人生。陶渊

明的醉卧菊花丛也好，阮籍的醉卧酒垆也好，李白的自称“酒仙”也好，苏轼的把酒问青天也好，从人生哲学的角度来看，不都是在追求一种境界、一种感觉、一种精神的消费吗？

凡夫俗子、市井细民之饮虽然比较粗俗，但粗俗的背后依旧隐藏着高雅的目的：享受人生。鲁镇酒店里那群穿短衫的穷苦工人们，为什么即便站着也要每天用血汗钱换二两烧酒呢？许多一贫如洗的农家，为什么即便衣不遮体也不放弃喝二两的爱好呢？这中间当然有着多样的动机，但其中一条肯定是最主要的：享受人生。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甚至穿过浓郁的忧患意识，我们也能感觉到浸透在酒文化中的人生态度。按照西方的人生哲学，对痛苦的体验本是品悟人生的必不可少的媒介，人生的意义就是在痛苦中凸现出来的。那么，我们又何必要借杜康酒来驱散心头的忧患呢？显然，我们所理解的幸福依旧是以快乐为基础而非以忧患为基础的，尽管实际上人生不可能无忧虑，酒也不可能浇灭忧患。

第四、它影响了中国的社会政治。当西周统治者把酒当成他们祭祀宗庙神灵的必需品和专利品的时候，酒的社会化过程已经开始，精神价值已经获取。秦汉以后，尤其是从晋代开始，酒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精神价值也越来越大：客从远方来，无酒不足见款款厚意；朋到远方去，无酒不足见依依深情。良辰佳节，无酒不足显其乐；丧葬忌日，无酒不足致其哀。困顿蹉跎，无酒不足消其忧；春风得意，无酒不足畅其怀。真是哪里有人哪里就有酒，酒成了人们表达感情，寄托理想，增进友谊、扩大交往，维持心理平衡，调节人际关系的不可或缺的精神幽灵。

酒的社会化必然导致酒的政治化，就如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政治一样。西周时颁布的我国第一部禁酒令《酒诰》，对“荒湎于酒”的殷人的严厉处罚和警告，起到了压制殷

人传统宗教文化的作用，说明酒与王权从那时起就有了非常密切的关系。至于因酒招灾，如殷朝、陈朝；借酒夺权并消除隐患，如北宋的赵匡胤、明朝的朱元璋；以酒解仇，如南朝的刘义隆；以酒施恩，如春秋时期的楚庄王、秦穆公、唐朝的裴度；以酒全身，如汉相陈平、曹参；以酒避祸，如魏晋的竹林七贤；以酒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如项羽的“鸿门宴”，齐王刘肥子刘章的“军法监酒”，关羽的“单刀会”，以酒为抨击时弊的媒介，如唐代的杜甫、白居易，清代的王鼎；以酒为笼络人心的手段，如三国时的刘备，北魏的拓跋焘，明末的李自成等等，更是直接贴上了政治的标签，成了赤裸裸的酒政治或政治酒。

三

丰富多彩的酒文化通过种种渠道得以留传和保存，形形色色的文字记录是最重要的渠道之一。然而，中国的各种书籍浩瀚如海，散见于中的酒文化似沧海中的水滴，且不说一般人难觅其踪，专门研究者寻找起来也常有可望而不可即的兴叹，笔者在撰写《酒文化中的中国人》一书时于此感触甚深。因此，选编一本比较系统、比较完备的酒文化方面的集子不仅应该，而且必要，既可为酒文化爱好者提供一本饶有趣味的读物，又可为酒文化研究者提供一本有价值的学术资料。基于此，我们八方钩沉，四处寻觅，翻检了数百部典集，浏览了近千种笔记野史、报刊杂志，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编出了这本《诗酒乐天真》。著名作家、理论家，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研究员孙荪老师自始至终关注着本书的工作，提了很多具体的建议，并热情地为本书作序。河南省团校皇甫静同志帮助搜集、抄录了不少珍贵资料，酒艺编现当代部分的许多资料就是她发现、提供的，她还对本书的体例结构、资料取舍提了很多极富建设性的意见。中州古籍出版社袁健同志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不少帮助和方便。著名

企业家、河南省宋河酒厂厂长刘景礼同志，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毛锡学老师、许凤才同志，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张冠生同志，《人生与伴侣》杂志社唐玉宏同志等都为本书做了不少工作，提供了诸多帮助。特别值得说明的是，拙著《酒文化中的中国人》出版后，我们收到了许多热情的来信。其中有善意的批评，更多的是热情的鼓励，还有人提供了宝贵资料和建议。他们对酒文化的关切和热爱让人深为感动，也是促成此书的动因之一。藉此，我们谨表示由衷的谢意。

尽管师朋之助已为本书增色不少，尽管我们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学识水平及资料条件的限制，本书的粗疏缺漏及种种不足肯定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只能在致歉之余，真诚地期待着精美之玉早日刊世，以取代这块率先抛出的“砖头”。

编 者 1990年2月于郑州

目 录

序.....	孙 苏 (1)
前言.....	(1)

酒 艺 编

一、诗词曲

先秦.....	(3)
两汉.....	(7)
魏.....	(9)
晋.....	(11)
南北朝.....	(14)
隋唐.....	(18)
五代.....	(42)
宋.....	(45)
金元.....	(110)
明.....	(125)
清.....	(136)
现当代.....	(154)

二、散文

古代部分

孔融

难曹公表制酒禁书 (204)

曹植

与吴季重书 (205)

酒赋 (206)

王粲

酒赋 (207)

刘伶

酒德颂 (208)

陶渊明

五柳先生传 (209)

王绩

五斗先生传 (210)

醉乡记 (211)

李白

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 (212)

韩愈

送进士王舍秀才序 (213)

欧阳修

醉翁亭记 (214)

苏轼

前赤壁赋 (215)

书东皋子传后 (217)